

二十世纪中国
文化名人
散文精品

贵州人民出版社

名人纪念与回忆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名人纪念与回忆

范 桥 张明高 章 真 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孟志钢 唐昆雄

封面设计 一 惠



C0168190

二十世纪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名人纪念与回忆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宇田微机影印厂印刷

851×1168 毫米 1/32 18.0625 印张 141.59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21-03483-4

I·622 定价:13.80 元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编辑委员会

张品兴 卢惠龙 张明高 夏小飞

王光烈 李万寿 吴家萃 孟志钢 (执行)

唐昆雄 (执行)

目 录

前言	(1)
----	-----

吴昌硕

谈谈吴昌硕先生(潘天寿)	(2)
--------------	-----

齐白石

忆白石老人(艾青)	(8)
-----------	-----

蔡元培

纪念蔡元培先生(梁漱溟)	(15)
--------------	------

欧阳渐

纪念欧阳竟无大师(金克木)	(23)
---------------	------

梁启超

纪念梁任公先生(梁漱溟)	(27)
--------------	------

陈独秀

飘零枯叶度残秋 ——陈独秀在江津(黄永盛 王亚非)	(35)
------------------------------	------

李叔同

两法师(叶圣陶)	(45)
----------	------

怀李叔同先生(丰子恺)	(52)
-------------	------

弘一法师在我心中(钱君匋)	(59)
鲁迅	
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寿裳)	(65)
鲁迅翁杂忆(夏丏尊)	(69)
最后一天(许广平)	(72)
周作人	
知堂先生(冯文炳)	(77)
晚年的周作人(文洁若)	(81)
熊十力	
关于熊十力(杨玉清)	(92)
夏丏尊	
悼夏丏尊先生(郑振铎)	(98)
柳亚子	
忆柳亚子(熊佛西)	(104)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谢冰莹)	(110)
刘半农	
忆刘半农君(鲁迅)	(114)
胡适	
胡适先生二三事(梁实秋)	(117)
郭沫若	
忆念郭沫若(成仿吾)	(124)
赵元任	
无边风景属伊人	
——赵元任其人其学(成之隅)	(127)
许地山	
敬悼许地山先生(老舍)	(134)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张中行)	(141)

白 采	
白采(朱自清)	(146)
洪 深	
忆洪深兄(田汉)	(149)
梅兰芳	
追忆往事	
——悼兰芳弟(姜妙香)	(156)
周瘦鹃	
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何为)	(165)
叶绍钧	
我所见的叶圣陶(朱自清)	(175)
哀悼叶老(冰心)	(179)
冯友兰	
三松堂断忆(宗璞)	(181)
钱 穆	
钱伟长谈四叔钱穆(倪平)	(187)
徐志摩	
追悼志摩(胡适之)	(196)
北风	
——纪念诗人徐志摩(苏雪林)	(204)
《徐志摩年谱》谈往(陈从周)	(210)
郁达夫	
记郁达夫(唐弢)	(215)
茅 盾	
雁冰先生印象记(吴组缃)	(220)
金岳霖	
金岳霖先生(汪曾祺)	(226)
朱东润	

中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骆玉明)	(231)
王统照	
怀王统照(李健吾)	(240)
宗白华	
湖畔漫步的美学老人	
——纪念宗白华师(刘小枫)	(244)
庐 隐	
黄庐隐(刘大杰)	(253)
朱自清	
哭佩弦(郑振铎)	(256)
朱自清——一位最诚恳的教师(何欣)	(260)
郑振铎	
哀念郑振铎同志(俞平伯)	(264)
丰子恺	
丰子恺(赵景深)	(268)
瞿秋白	
回忆秋白烈士(茅盾)	(272)
闻一多	
哭一多(吴晗)	(277)
说和做	
——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断(臧克家)	(282)
老 舍	
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	(285)
绝唱	
——怀念老舍同志(杜宣)	(288)
张大千	
伤逝(台静农)	(294)
孙楷第	

孙楷第先生(张中行)	(297)
熊佛西	
熊佛西(赵景深)	(303)
俞平伯	
俞平伯先生(张中行)	(305)
阿 英	
忆阿英同志(夏衍)	(313)
冰 心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周明)	(319)
林风眠	
林风眠(王朝闻)	(331)
蒋光慈	
光慈的晚年(郁达夫)	(344)
王礼锡	
怀念王礼锡(熊式一)	(349)
鲁 彦	
写给彦兄(巴金)	(354)
废 名	
“我是梦中传彩笔”	
——废名略识(孟实)	(358)
石评梅	
我哭你唤你都不应(陆晶清)	(366)
柔 石	
忆柔石(林淡秋)	(371)
韦素园	
忆韦素园君(鲁迅)	(378)
胡 风	
怀念胡风(巴金)	(383)

胡也频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丁玲) (396)

梁宗岱

想起了梁宗岱先生(李冰封) (415)

聂绀弩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黄永玉) (422)

台静农

谈《龙坡杂文》

——悼台静农先生(舒芜) (432)

汤佩松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费孝通) (442)

朱湘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苏雪林) (455)

刘开渠

雕刻家刘开渠(郁达夫) (464)

沈星海

回忆沈星海同志(光未然) (467)

孙大雨

孙大雨(沈从文) (474)

邵荃麟

往事与哀思

——追念邵荃麟同志(黄秋耘) (478)

吴晓邦

从叛逆者到拓荒者

——记舞蹈艺术家吴晓邦同志(杜宣) (484)

翁独健

无愧的暮年

——写在翁独健师逝后(张承志)	(492)
赵朴初	
慈悲为怀的“佛爷”、人才难得的“清官”(张蓉)	(498)
陆 蠡	
圣泉纪念(唐弢)	(507)
傅 雷	
痛悼傅雷(楼适夷)	(510)
张中行	
我所认识的张中行先生(李公明)	(522)
.....	
钱钟书	
促膝闲话钟书君(柯灵)	(527)
萧 红	
风雨中忆萧红(丁玲)	(532)
邓 拓	
才子·战士·学者	
——怀念邓拓同志(魏巍)	(537)
杨 朔	
幽燕诗魂(丁宁)	(543)
胡道静	
虽九死其犹未悔	
——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周俊元)	(552)
郁 风	
挂画的人和作画的人	
——郁风其画、其人(邹建)	(561)
三 毛	
我的“女儿”三毛(张乐平)	(567)

前 言

本卷收录约 80 名作者 80 多篇文章，纪念与回忆 75 位文化名人，绝大多数是年长或已故去的先辈，只有几位仍然健在；作者中许多也已作古。这些被纪念的人物，是一时代的文化精英，他们的文化业绩和影响固然大小久暂不同，但都是文化艺圃中的值得人们敬重和追忆的开拓者、先行者和执着追求者。中国文化界如果没有他们，以及更多未收进本书的文化名人，不说中国是文化沙漠，至少会感到寂寞吧。自然，江山代有才人出，时贤未必不能胜昔贤；我们也只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而已。中国文化的繁荣当然要靠更多的继起者的不懈努力与追求。

所收各文，长的万字，短的几百字，叙事与抒情结合，或大处落墨，或细微处见精神，大俾出于被纪念者师友学生之手；由采访调查得来作客观报道的只是个别篇章。文章的写法当然是各各不同，朴实和华丽可以并存，琐屑与简要各由己意，其最本的共通要素则为一个“真”字。真人真事，真情实感，言之有物，读之有味。所以不是亲朋好友相知者，此类文章不易为力，容易落入泛泛的俗套。即如本书收录的那些文章老手的作品，都是有取材、有布置的，或褒或贬都是有分寸的。夸诞不实，在这样的文章中没有地位。褒扬失实，过甚其词，在旧士大夫应酬文章中是多见的，某某先君墓志或某某太夫人寿序之类，例多谀墓或捧扬之词，成为滥恶文章。反观我们当今，谀墓和吹捧文章也很不少，价值几何，大概不难断定。

编者

1992 年 5 月

吴昌硕 1844—1927

潘天寿作

谈谈吴昌硕先生

我在二十七岁的那年，到上海任教于上海美专，始和吴昌硕先生认识。那时候，先生的年龄，已近八十了，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多休息。先生和易近人，喜诙谐，休息的时候，很喜欢有熟朋友和他谈天。我与昌硕先生认识以后，当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年龄相差，有前辈后辈之别，谈诗论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目前，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言语形容之概。

昌硕先生诗书画金石治印，无所不长，并有强烈的特殊风格，自成体系。书法专工古篆，尤以石鼓文字成就为最高。郑太夷评昌硕先生的石鼓文说：

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澂，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吴不逮也。缶道人，以篆刻名天下，于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吴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以后，精

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上句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句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看晚辈的诗文书画等等，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这副送给我的篆书对联，自然也是昌硕先生奖励后进的方法，但是这种的奖励方法，是他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所集的句子，真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地什袭珍藏，有十多年之久。抗战军兴，杭州沦陷，因未及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篆字，以“如锥划沙”之笔，“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画，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昌硕先生对篆书方面的成就，可说是举世皆知，无须叙述。因此能运其所成就的篆书用笔，应用于绘画上面，苍茫古厚，不可一世。他自己也以为钟鼎篆隶之笔入画，是其所长，故在题画诗上常常提到这点。例如挽兰钊的诗中说：“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又如题画梅说：“山妻在傍忽赞叹，墨气脱手推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真不胜例举。

楷书方面，昌硕先生曾谈起“学钟太傅二十余年。”故他在八十高龄的时代，尚能写小正楷扇面，笔力精毅，一丝不苟，使吾辈年轻人望而生畏，足以知道他楷书的来路与功力的深至。行草书是用他篆书与楷书相参而成，如枯藤，如斗蛇，一气相联，不能遏止。极与昌硕先生的画风配合，用以题写绘画，尤为妙绝，成画面上的新风格。故他作画时，也以养气为先。他尝说：作画时，须凭着一股气。原来昌硕先生对于诗书画治印等等，均以气势为主。故他论画诗上或题画诗上常常谈到气的方面。兹摘例句如下：

《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

墨荷点破秋冥冥，苦铁画气不画形。

《沈公周书来索画梅》：

梦痕诗人养浩气，道我笔气齐幽燕。

《得苔纸醉后画梅》：

三年学画梅，颇具吃墨量。醉来气益粗，吐向苔纸上。
浪贻观者笑，酒与花同酿。法拟草圣传，气夺天池放。

《勸仲熊》：

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使笔撑槎枒，饮墨吐畏垒，
山是古时山，水是古时水，山水饶精神，画岂在貌似。读书
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依，荆关董巨
流，其气乃不死。

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石涛、八大、青藤，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等，不论横幅直幅，往往从左下面向右面斜上，间也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权，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喜欢画藤本植物，或从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从上右角而至下左角，奔腾飞舞，真有蛇龙失其天矫之概。其题款多作长行，以增布局之气势。可谓独开大写花卉的新生面。

昌硕先生绘画的设色方面，也与布局相同，能打开古人的旧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欢喜用西洋红。西洋红是从海运开通后来中国的，在任伯年以前，没有人用这种红色来画中国画，用西洋红，可以说开始自昌硕先生。因为西洋红的色彩，深红而能古厚，一则可以补足脂胭不能古厚的缺点，二则用深红古厚的西洋红，足以配合昌硕先生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昌硕先生早年所专研的，是金石治印方面，故成功较早，成就亦最高，以金石治印方面的质朴古厚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能用大红大绿复杂而有变化，是大

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但是他常说：

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

他又常说：

作画不可太着意色相之间。

自然，吾国的绘画，到了近代，每以墨色为主彩，墨色易古不易俗，彩色易俗不易古，故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又说：“作画不可太着意于颜色之间。”这全是昌硕先生深深体会到用色的艰苦，有所领会而说的。近时白石老先生，他的布局设色等等，也大体从昌硕先生方面来，而加以变化。从表面上看，是与昌硕先生不同，其底子，实从昌硕先生支分而出，明眼人，自然可以一望而知。白石先生自己在他的论画诗上，也说得十分清楚。兹录如下：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
三家门下转轮来。（白石先生自注：郑板桥有印文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

昌硕先生，不论诗文书画治印等等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以为主旨。他在刻印长古中有句说：

今人但侈慕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
贵能深造求其通。

又题画梅说：

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遇箫鱼脱筌。

又题葡萄说：

吾本不善画，学画思换酒，学之四十年，愈老愈怪丑，
莫书作葡萄，笔动蛟蚪走。或拟温日观，应之日否否，画当
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所以自涂
抹，但逞笔如帚，世界隘大千，云梦吞八九。只愁风雨来，
化龙逐天狗，亟亟卷付人，春醪酌大斗。

又白石先生自嘲诗下注说：

吴缶庐常与吾之友人语曰：“小技拾人者则易，创造者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

但是有一次，我画成一幅山水之后，自己觉得还能满意，就拿去给昌硕先生看看，他看了之后，仍旧只是说好。然而当天晚上，却做了一首长古，第二天的早晨，就叫人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全与平时不同，可说戒勉重于夸奖。因此可知道昌硕先生对学术过程，极重循序渐进，反对冒险速成。兹录其长古如下：

《读潘阿寿山水障子》：

龙湫飞瀑雁岩云，石梁气脉通氤氲，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顾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若非农圃并学须争强，安得园菜果瓜助米粮。生铁窥太古，剑气毫毛吐，有若白猿公，竹竿教之舞。昨见画人画一山，铁船寒掣飞仙端，直欲武家林畔筑一关，荷簪沮溺相挤攀。相挤攀，靡不可，走入少室峰，遇着吴刚是我。我诗所说疑荒唐，读者试问倪吴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欢喜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趣味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缰勒，对于古人的重工力严法则的主张特别轻视。这自然是一生的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即在这幅山水画上明确的指出我的缺点，就是长古中末段所说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深深地为我绘画“行不由径”而作恳至的发愁与劝勉。

昌硕先生谢世以后，每与诸旧友，谈及近代诗书绘画治印等的派系与成就，一谈起就谈到昌硕先生。因此也常常引起昔年与昌硕先生过往的许多情况。抗战中流离湘赣滇蜀，笔砚荒废，每每对昌硕先生诗书绘画治印诸项，有他卓绝的特殊风格，而为左